

李 偉 吳建偉 主編

回族文獻叢刊

مجموعة من الوثائق لقومية هوى

七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 一 輯 文 學 藝 術

回族文獻叢刊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

10

李 偉 吳建偉 主編

回族文獻叢刊

مجموعة من الوثائق لقومية هوى

七

整 理 說 明

《蘆溪詩鈔》，又稱《蘆溪集》，清楊震青著。楊震青，字東萊，號蘆溪，生於康熙四十年（1701），卒年不詳。詩集序言顯示，楊震青於清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時尚健在，大概在此時刻印了詩選《蘆溪集》。

楊震青少時師從張太初，儘管他才華橫溢，“制義卓有可觀，能詩爲其餘事”，但是仍未能求取功名。科舉落敗反倒成就了楊氏的學術和詩歌創作。他“肆力於古苑中，經史子集諸書，靡不漁獵，時時手未停披。尤究心韻語，與諸子結社”，並逐漸成長爲“騷壇宿將”。楊震青足迹幾遍天下。兩次入京，結交了許多俊才名士，並在入京期間，擔任過短暫的烏府（御史臺）幕賓。這些人生閱歷也豐富了他的詩歌創作，各種題材信手拈來，駕輕就熟，運用自如。楊震青一生創作了一千多首詩歌。早期的一部分詩歌散失了，《蘆溪集》成稿、刻印之後，又有一部分詩歌亡佚。

現《蘆溪集》保存了近四百首詩歌，這和詩人在自序中提及

的“擇其十之二三”在數目上大體相當。詩集中有他年輕時的神采飛揚，寄情山水，“援琴思太古，山水託閑情”（《學琴同黃古青白秋明》），亦有他年衰後的舐犢情深，寄語兒孫，“眼見而翁前鑒在，勞勞南北愧空囊”（《書家信後寄西粵示季男昆齡》）。

《蘆溪集》是今天研究楊震青個人詩歌創作內容和藝術特色的主要資料，也為研究楊震青生活時代南方詩歌風格和社會歷史情況提供了材料。

本次整理據抱璞堂乾隆三十八年癸巳（1773）序刊本為底本標點。

目 錄

自序.....	2763
序(黃紹統)	2764
序(陳 捷)	2766
序(羅元煥)	2768
序(羅際泰)	2770
序(鍾 獅)	2772
作者像(蘇 照 繪)	2774
自題.....	2775
上卷.....	2777
下卷.....	2815
跋(馮公侯)	2885

自序

余自甲申都下倦遊南歸，杜門養拙，荏苒又經十稔。彈指夙昔，恍然若夢。壯心銷磨於風塵勞瘁中，蓋綦盡矣。父師之所栽培，友朋之所推許，慚負良深，不堪殫述。惟此長吟短詠，結習未除。閒檢平生所作，不下數千首，窮且未工，一任高閣束之耳。壬辰春，馮君箕邨、耿君湘門、廖君西園、訶林圓德上人暨社中諸素心同好，先後過余，力爲慫恿，攸助擇其十之二三，付之剞劂。余汗顏久之，而未由以禁也。夫士所志於天下殊奢，顧常不獲，遂至劇心鉢肝於五言七字之間以寄意。及時異景遷，而一二殘編缺簡，已與骨毛爪齒同漸化而無餘者，正不知凡幾。空老如余，固無足不朽於世。而諸君所以爲余不朽者，抑何厚且幸歟！覽者或咤爲好事，或用以覆瓿，余安能知之？蘆溪楊震青自識。

序

古昔人心樸茂，凡樵童牧豎，偶有所觸，矢口成聲，動與性情相肖。而詩歌所由以傳後世，無非性情。或汨或沒，其真已澌，徒執詩以試挹其人，古貌古心，真意盎然。生平以朋友爲性命，吟詠爲事業，家人生產所弗屑也。間嘗社集，諸君子不下數十輩，爲詩既夥，以先生短於視，重於聽，靡不勞神卒讀，有面訂而無背議，率以此酬饜衆心，罔不服其真摯。噫！近日詩道難言，社事亦寢薄，濫則違心，嚴則招怨，故有矜慎自憂者，恆不樂廁足焉。先生以詞壇一老，諸後起無不暱就。非其胸無畦畛，樂與成人，焉能致羣相傾倒若是！予承先生引爲忘年交，過從甚密，得備稔其性情之真。非徒取衡於詩，即按以詩，亦無不與性情相肖。夫詩而能肖性情以出，縱未嘗具論其詩，知固與雕鏤風雲者迥別，謂即以此爲論定先生詩可也。先生少時給事大府，以議敘需次丞倅，不就。後兩遊京師，皆以鄉貴招致，其實借便以快壯遊，爲富奚囊計耳，均無補於貧。今屆耄矣，而興高采烈，奇情鬱勃，恆發於詩，卒未聞有怨老嗟卑之旨，其胸致不

又有大過人者哉！茲前集既成，無力付梓，社中馮子箕邨、耿子湘門、廖子西園、上人圓德咸倡義而助之刻。先生郵言屬序於予。予謂存先生之詩，即以存先生之性情。後之未獲晤先生者，可即詩以論其人，而不必律以予前之說也。庚寅閏夏望越三日，翼堂弟黃紹統拜撰。

序

蘆溪楊子之爲詩也，宗法三唐兩宋，常浸淫乎百氏矣，故其言有物。蓋自妙齡時，頭角嶄然。遊太初張先生之門，制義卓有可觀，能詩爲其餘事。太初及門皆彬彬選也，已許出一頭地。乃屢困試場，爰置舉子業，肆力於古苑中，經史子集諸書靡不漁獵。時時手未停披，尤究心韻語，與諸子結社，追步五子三家，輩行屈服，號稱騷壇宿將。嘗數遊金臺，交當世賢士大夫，更相唱和，爭掄揚之，其詩日益有名。迨倦遊歸里，於比部葉公汝階最莫逆交。公特選羊城南岸，倣謝傳東山開別墅，與蘆溪訂二老爲投閒地。毋何，葉公騎箕尾去。蘆溪於邑，不忍過西州門，守和寧之舊廬，謝却人間事。惟日偕諸子放吟雲山煙水、柳岸梅邨間，嘯歌自娛，不自知其老之至耳。蘆溪長余一歲又八日，居鄰，與余近才數十步許。時相過從，瓶茶共瀉，相與論列古人，評商詩品，彼此不甚齟齬。每漏下一二鼓，輒且忘歸。今余遷居九曜石，遂爾跡疏。回念啜茗論心，童子秉燭候歸時，髣髴如夢中事。益嘆人生聚首之非偶然也！蘆溪今年七十有一，生

平作古今體詩奚啻千百餘首，多爲友人持去，或散軼不自愛惜。諸同社慮其久而失傳也，爲搜所藏畀，得如千首，付之剞劂，以公同好，免使數十年心血精華淪於無何有之鄉。蘆溪意弗欲與，自顧未堪問世，恐見笑於大方也。吁！此其所以爲蘆溪與！蘆溪與余知之深，笑謂余曰：“諸君雅愛，料難却矣，而君可無一言？”余曰：“勿擯我於門外漢耶。”即爲紀其所得，并約其顛末，以塞蘆溪，且以質之諸君。西樵同學弟陳捷拜撰。

乾隆三十年歲貢

序

余壯歲所交，齒先一紀以上，蘭心桂性堅然可信其不渝者，蓋莫如楊蘆溪先生。先生家郡郭，少從太初張前輩指授文術。尋牽俗累，浮湛於塵囂世務中。若而年，慷慨負幹略，無所遇，間爲公卿大夫禮致幕下，資其擘畫殊多。顧嘗用自謙，不肯骭骹循人。其剛腸熱血，特時時發之於詩。而身所歷桂、海、荆、湘，策杖甌閩，馳車吳會，泝江淮，渡河朔，瀏覽齊、魯、燕、趙之區，足跡幾遍天下一切都邑、山川、古昔帝王聖賢名勝。與夫貴游之雅盛，俊髦之獻酬，皆足拓心胸而助詞藻，故其詩益工。嗟乎！才如先生，祇以鉤章剡句擅能，度非其所甚欲，然而已足傳矣。吾粵故號詩國，遠近壇坫相望。先生跨步先登，往往探驪珠而壓元白。迄今年齊絳老，猶日操不律，爲人士品隲風雅。客至則燕香淪茗，抵掌談古今事，娓娓不休，意若自得者。余既乏肆應之材，且拘於家誡，不能追逐先生後塵，博取時譽，又落穆無侶，人不慙爲親疏，頻年作學究生涯，幾成匏繫。計平生器量，舉無足當先生，而先生獨弗棄。余結佩題襟、相與綢繆敦勉

者，閱二十餘年如一日，余殆不解其何以然也。豈先生愛而忘其醜歟？抑余所遭坎壈奇窮，適與同病，故不禁如瓷芥之合，而夔蜃之相憐歟？宜乎先生鐫《蘆溪集》竣，而勤勤於余言。余遂不辭舛鄙，放筆而覲縷其本末歟。鍾明府鐵橋，番禺善詩者，先生五十年老友也，聞許序先生詩，將毋覺余言爲煩矣夫。乾隆三十七年壬辰菊月廿又二日，璜璣弟羅元煥書。

序

人以詩重乎，以品重乎？則必曰以品。然品之涇渭，見于詩；詩之高下，判于品；而品則徵于遇。彼青組丹紱，連斬擊鐘者，無戚戚之辭，其遇然也。若夫艱阨其身，愁其心腸，困頓無繆賴，則不平有動于中，而其人之品出焉。由是，發爲詩歌，無論工與否，即使諧協聲律，穩稱體執，綴飾華詞，揆諸仁義，□人其言藹如者，則有間矣。楊丈東萊，以能詩聞。自爲童子，屬對已驚宿老。予少侍先君講學采石，耳其聲，未嘗一見。洎予傭書于城南，違楊丈居密邇，始識之。其爲人，氣專容寂自待，不苟然諾，不輕喜，以德誼切劘人，賢士多從其遊。予甫弱冠，而楊丈須麈蒼蒼，顧握手若平生歡，命題分韻，騁妙爭先，賞奇摘瑕，罔所隱尤，往往以沈潛爲勗。予有味乎其言，楊丈亦深樂予之有味乎其言也。歲乙酉，予計偕北上。明年，報罷，閒遊衡湘，中間不可合并者，易歲籥凡五易。復赴修門。到今年秋，揚鞭遶自萬里，不相見又閱數載。自顧馳逐風塵中，侵尋四十，靡所成就，良可浩歎。而楊丈彊健倍昔，嘯詠倍昔，窮愁落寞愁倍

于昔。雖然，楊丈豈以之累其心者？夫累其心，則老而不壯，窮而不堅。其不形爲悲懣蒂芥之言者幾希。吾于是因其遇而益信其品也。日者諸同人拏其所爲詩若干，鏤之豐木，出以示予。予性質佻愁，于詩未能深窺樞奧，抑嘗聞之：詩之至者，必出于天機；其次則以學問養其性情，太和之氣，醞釀洋溢，其天全而後詩發于不容已。今披覽楊丈全集，如山澤野雨烟雲自生，天籟一發，小小各應。其感春而思，遇秋而悲，皆能以夷猶沖澹之趣，摭其和平中正之詞，而絕無有時遇之見者存，此其得于學問之養深矣！竊以爲有合于溫柔敦厚之旨也。讀其詩，想其品，觀其品，定其詩。予之重楊丈者，固在此而不在彼。

乾隆壬辰陽月，須靜居士羅際泰序。

序

(以上原缺)子應聲對以“珠履三千”，大爲塾師珍賞。又聞番舶來粵者，多以索其題詠爲榮，心竊艷之，奉爲畏友。相與刻燭分題者三四年無虛日，自謂極人生樂事，此一時也。自後楊子或間來，或久不來。詢之人，知已從事烏臺，馳驅京邸。則固未知楊子風塵面目若何，風餐露宿中，果能詠歌不廢否也？則益心切搖搖。而余以丁巳捷禮闈，旋膺民社，日與簿書錢穀爲緣，中間不相聞問者有年。余固未知東萊何似，東萊亦不知余何似也。甲乙間謝事歸，與東萊相見五羊。未暇寒暄，亟出肝膈相示，交讀別後所爲詩。夫而後乃相視而笑。然東萊時已謝烏臺，有衣食累，尋匆匆別去。求如曩者之常相聚首，了不可得，爲悵然者久之，此又一時也。最後，聞東萊爲貴游賓禮，屢經借箸西曹，所策畫多中機宜，主賓歡然無所間。余亦以食指既繁，稍資芸硯。間以河洛數爲人卜地宅，東西南北之遊無暇晷，踪跡差與東萊同。兩人者遂勞勞以至今日並七十內外，茲乃得盡發其所刻詩三卷而讀之。嗟乎！吾粵固雖明地，自唐宋